



「半臉女兒」的 讀後感想

王怡蓁

從古至今，擁有美麗容貌、姣好身段，是每位女性夢寐以求。古有嬪妃為博君王歡心，忍痛裹小腳，只為走路搖曳增姿；現有為了窈窕身材，花一大把鈔票去瘦身，殊不知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」的道理。

假使上天給人類可以選擇容貌與知識的機會，你會如何抉擇？無論男女，擁有美好的相貌，各方面總是吃香，因為美之事物，人總會忍不住駐足欣賞；無論男女，擁有如瀚海的學問，氣質自然而然散發出來，令人想駐足多聽他說說，以悅之耳。

一位美麗的婦女產下一名半臉缺陷的女嬰，這個矛盾的對比，是上天開的玩笑嗎？不！它，的確實實地發生在那樣純樸的年代，保守的台南府城的望族。

那樣的環境，長得如此與眾不同，常會讓鄉民猜測、謠傳女嬰的出生，代表什麼樣的意涵。作者的母親為了保護女兒免於外界的譏笑、嘲弄，因此讓作者的童年生活在陰暗，沒有鏡子的大庭院中。唯一的陽光是書籍，因此作者的腦袋中總是充滿了無限的幻想。

也許是上天的安排，生花妙筆的文學素養卻有缺陷的面容，使他雖然在感情的路上

走得不順遂，因而寄託在文學領域上。陳燁女士，在一九八九年時以「泥河」奠定其在台灣文學的重要地位。

書中常會看到旁人對她的不解，下意識的排斥，令人心酸又心疼。容貌真的是生命的全部？

耗盡四十年的光陰，追求「平凡」，如孤舟飄蕩在夕陽西沉太平洋時一無助、孤獨，並且無預警的大浪、強風，時常讓「它」身心俱疲。花了近四十年，燈塔，找到了一右半邊小臉症（鰓弓症候群）。原來浩浩的海洋中，船不只一艘，只是彼此沒有遇見。孤舟並非是被詛咒、下蠱，只是製造過程中，有了外觀的缺陷，這並不會影響航行。船靠岸，修復後，船型與一般的相同。孤舟找到遲來的答案，一切雲淡風輕嗎？

不，小舟回到海上，做其他迷失海上的船隻的導航。

風，依舊吹著，船隻自由了，不再背負沉重的原罪，不再憤世嫉俗，一切豁然開朗，原以為是「醜陋」阻礙了自己與母親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那是「美麗」開了一個大玩笑，搗住了雙眼。（花蓮師範學院特教系一年級 王怡蓁）